郭注莊子

三

ロ 13
3217
3

門 ロ 13
3217
3

十巻之内
南華之三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郭 象注

內篇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

嘉業文庫

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

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則無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願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謩士、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王穆夜曰起息於踵徧体而深、息以喉、向曰喘息以次喉為節、言情欲奔競所致、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翛然而往、音蕭向曰無心自尔之謂翛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疏奥逆字

狂齋按復如復言之後踐也、

林曰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

不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爲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頯大朴之貌、淒然似秋、殺物非爲威也、煖然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疏曰占天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然乃小知

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厉被髮佯狂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爲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疏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司馬曰箕子名見尸子殷人負石自沈河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殉人疏本作效人迹是

注如若之若疏本無李曰承迎也陸如字

疏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滀聚群生是以心而無情慮而不覺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損減者也

也、斯皆舍己殉人殉彼傷我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沖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陸疑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特立不群崔曰稜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張乎其虛而不華廣大貌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向曰喜貌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向曰動貌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滀乎進我色也、司馬曰色憤起貌簡文聚也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我德也、疏容與林自得貌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謷乎其未可制也、司馬曰志遠也高放而自得連乎其似好閉也、綿邈深遠、莫見其門、無匹也悗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以刑爲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爲、以禮爲翼、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爲

時、知者自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爲循、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在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眞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

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爲徒、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無勝負於天人之間、是之謂眞人、夫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眞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愛而重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

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
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
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
乎、夫眞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
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
堯桀之所在耶、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

我、我奚惜哉、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
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
將任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
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
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不知與化爲體、而思
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

一本獨上有足字

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
恆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
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
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爲
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
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
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
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夭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
粹猶足以師人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
同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
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
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
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大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

司馬曰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曰取元氣之本林曰氣母元氣襲衣合陰陽氣而在我也
司馬曰清冷傳云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司馬曰山海經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又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頭戴勝善嘯
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内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豨韋氏司馬云古帝王名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李曰北斗為天之綱維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司馬曰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崔云得道而上天顓頊帝高陽氏得之以處玄宮、北方宮也禺強疏水神名簡文北海神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七百歲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

疏上古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若夫不然告示是易

丁殷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箕尾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傳說一星在尾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内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眞生也、

南伯子葵李云葵當作綦聲之誤問乎女偊徐音禹李音矩一曰婦人也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疏嫌其所問故抑謂非其人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

疏文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疑神靜思後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觀万境皆空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滞、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之道李宗朝而遠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合意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李曰殺猶亡也崔曰除其營生為殺生

其為物無不將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

需李音儒王曰需待也役亭毒也林曰可待時以行使也

李曰參高也高邈寥曠不可名也

疏本無之名之上有及字

自毀故無不毀）無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攖寧、（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崔曰攖有所繫著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

攖忘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李曰可以副貳玄黑也

誦通也苞洛无所不通

聞之瞻明、（神明洞徹）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

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林曰其與焉同以言自許也

李曰謳歌也故化之自然王曰謳謠也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玄冥聞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

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司馬曰拘拘體拘攣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曰項椎也其形似贅言其向上林曰髻也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爲患林曰拔曳而行貌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耶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向云漸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怛驚也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爲怛之也倚

下無所上疏有不解二字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蘧然覺、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

撓挑 李曰，猶宛轉也。宛転玄冥之中。

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任化，無所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閒，崔曰定也 陸如字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李曰曲蠶薄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辭也 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李曰名也 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

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無二、彼以生爲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李云無係之貌、逍遙乎無爲之業、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蒼頡篇曰亂也、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

司馬曰、畸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礼教也、李曰、奇異也、

外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繫懷也、

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爲物、不違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疏旦日新也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舍日新耳
乃崔本作惡疏本作作亙金戕先生曰乃然也然有亙義郭注以爲所亙是也非訓爲亙也

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旦宅王曰旦莫改易宅神居也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焉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

向曰獻善也王曰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

豈知吾之所在也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无莊據梁司馬曰皆人名李曰無莊無莊飾也據梁強梁也

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李王皆云自得貌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義、

司馬曰碎完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日新也、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爲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左傳曰雨三日以往爲霖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

崔曰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也

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疏卒疾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應帝王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眞、任其自得、故無僞。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於有虞之世。有吾見狂接

陸人絶句、式法也、崔式用也、用仁義次法度人也

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内而已。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爲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存也。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任人之自爲）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已名、

故物皆自以爲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
者也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女曰巫男曰覡
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陸云崔云文猶理也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
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
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
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
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曰杜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

崔曰鯢鯨魚也桓盤桓也崔曰本審作潘云迴流所鍾之域也淮南子云有九旋之淵許慎曰至深也林云鯢桓止水皆是觀名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々有九名抔今觀音十二觀也

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

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而遊無朕任物故無迹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

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廣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

莊子南華眞經卷三